

悼念張光直老師

黃銘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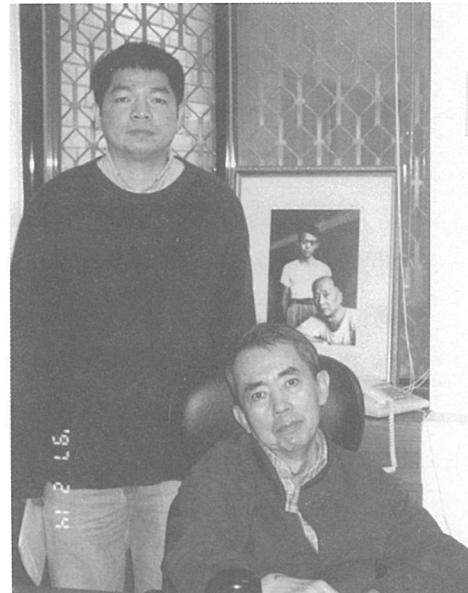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張光直老師病逝了，看到一些新聞報導，講到的都是他的學術成就，以及他得到帕金斯症的種種事情。張老師的確是一位偉大的學者，但是在我的記憶裡，他不只是一位偉大的學者，還是一位好老師。

張老師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他對待每一位學生，不論是大學部的學生或研究生，都把對方當作一個成熟的「個體」，讓每一個學生充分發表他的看法，發揮潛力，給予適當的尊重。總是放心地讓學生們去做，只有在你自己覺得不行了，求救了，他才出手相救。他認為每一個學生，都有潛力成為一個好的學者，但是必須給他足夠的空間自我成長，不必一直抓住他的手，教他把每一個字都寫得跟老師一樣。

記得有一天張老師告訴我，英國有一位學者研究「為什麼吃飯用的叉子是三尖」，結果寫了一本厚厚的書；張老師說他自己想了幾十年，還想不出這樣的研究究竟有什麼重要性？其實他是想告訴我，在進行一項研究的時候，必須常常想到自己的研究在廣大的人文領域中究竟有什麼重要性，不要老是自己關在象牙塔裡。他就是這樣，不必說教，但是我一輩子記得提醒自己不要不自覺地變成一個研究「三尖叉子」的學者。

記得有一天，我有點沮喪的對張老師說，自己老是選擇一些有爭議的題材，而且寫來寫去，總是或多或少，會提出一些有爭議性的看法，沒有辦法四平八穩的。他當時也許是有一點安慰我的意思，他說：「沒有爭議，還值得寫嗎？」他的意思當然不是要我們寫一些強辯的文章，但是也希望我們能夠提出一些看法，超越自己所處的時代。



傳薪——張光直先生與黃銘崇於史語所研究室合影

他以羅越(Max Loehr)的一篇討論青銅器的五種風格的文章為例，羅越純粹從青銅器的裝飾技法的風格著手，排出不同風格的裝飾間的先後關係，將商代銅器區別為五種風格。在他論文提出來時，所謂「第一、二種」風格的青銅器，只有博物館藏品，還無法從考古上確立他們的年代，但是他認為從風格演化的角度，這兩種風格的銅器應該是比較早的。當年文章出版，受到很多爭議，可是就在下一年鄭州商城銅器一出土，羅越的說法就得到了證實。張老師自己認為最得意的一篇文章〈商王廟號新考〉，文章一出，評論的文章，就有好幾篇，甚至到最近，都還有人針對同一個問題，提出不同的看法。這篇文章將傳統「廟號」排班的問題，轉為商人的親屬繼承制度的問題。雖然關於「廟號」的意義，至今仍然爭議不斷，但是從「範型」改變的角度看，其貢獻非凡，當然也奠定了張老師的學術地位。

說到羅越，他對於商代「饕餮紋」的意義問題，是與張光直老師相左的，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，兩個人簡直可以說是勢同「水火」了。羅越的學生，現在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貝格立(Robert Bagley)，又把他老師的說法，推到了另一個極端。有一次，我們聽了貝格立的演講後，不免光火，就你一句我一言的討論起來。張老師聽了卻很簡單的說：「你們不覺得他是一位可敬的對手嗎？」這句話，值得每天吵嚷不休的台灣政客參考。

有一天，我們幾位大概在前後一兩年內成為張先生學生的同學，一起聊天。當中有台灣人，有中國人，有猶太人，有日本人，也有韓國人。回想起來十分有趣，因為我們竟然談的是我們認為KC(張老師)最大的「成就」是什麼？衆人七嘴八舌，各有各的看法。也許他的成就，比我們每一個人所感受到的總和還高吧？可惜張老師去世了，而我們都還在學術生涯的起點，希望十年、十五年後，我們可以又聚在一起，談一談KC在我們身上留下了什麼。

張老師值得學習的地方很多，他的學問淵博，我們每個學生都只抓了一部份，但是自己覺得一生受用不盡的卻不只是他所傳下的學問。張師母曾經好奇的問我，都跟張先生學些什麼？我說：「我跟張先生學做人。」

張老師去世了，看到這個世界上，人來人往，生老病死，很害怕，他所走過，留下的這淺淺的生命痕跡，很快的被時間的浪潮所侵蝕。回想他對我的一些教誨，也許對為人師表者，或有可能為人師表者，可以有一些值得參考的地方。